

79297/3122b

6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 194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刑部尚書

歷代沿革刑部尚書周之秋官卿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

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光武改三公曹主

考課二千石曹主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晉初依漢置

三公尚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領刑

獄宋始置都官尚書皆掌刑獄後魏北齊皆置都官尚書後

周置大司寇卿隋初曰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唐龍

朔一年改司刑太常伯咸亨復故武后改為秋官尚書神龍

元年復天寶改司憲至德復宋刑部尚書侍郎郎中止為階

官尚書掌天下刑獄之政令而侍郎郎中員外郎分治其事

刑部掌律令格式審定刑名奴婢配隸關津機禁城門啓

閉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五日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周禮司寇蘇公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書立政司寇掌邦政詰奸慝刑暴亂周官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周禮大司寇

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同上司寇正刑明

辟以聽獄訟聽之於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于王記王制大司

寇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同上莒太子僕來奔季文子使司寇

諸竟左傳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並同上爽鳩氏司寇也並同上粥

我五教掌茲三典常衮制掌其二典詰彼四方記室新書趙同

秋典顏魯公集設官分職以司臬事中典題名秋官古卿南豐

擬制中臺八座典司邦禁同上丹筆平刑爰副一八之欽恤晟

秦類淑問之臣掌秋官曲阜制秋卿恤刑事無枉撓又云紹蔽

芾於謳謠盡制成於法理唐太詔令國之二柄在德與刑邦之

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爽鳩之為

司寇務在澤人臯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張鷟云

古今事實

不前僧胤

梁羊侃為都官尚書官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非關人所坐

專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 梁書

不屈仙客

唐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強正稱爲刑部尚書帝欲相之也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 唐崔隱甫傳

覆獄歔歔

唐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歎奏決之日爲之不食

上疏激切

唐顏真卿爲檢校刑書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請百官凡欲論事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聞奏真卿上疏曰天寶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不過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覺悟漸成孤立矣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屈突固辭

屈突通爲刑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 並唐書
隱甫自守 見上注

庭無留事

李適之拜刑書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本傳

刑斷戒歎

刑斷戒歎

唐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
公綽議曰尊毀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得
減死

領羽林監

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又令於合歡殿

講周禮 後周書

息官省妖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省在
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
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恠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
見人著衣冠從中出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
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建議違制

宋王文正公曾在審刑日建議違制親被乃坐罪未幾外郡有
以具獄讞聞章聖俾以違制坐之公以制非親被請從違失上
可其奏 言行錄

疑獄聽讞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 州郡懼得
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 不當者釋

其罪自是全活者眾 東都事畧

議盜殺同黨法

宋韓忠獻琦知審院先是盜殺同黨既自已就捕例不抵死公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曰此但并有其貲或就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
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

奏刑不上大夫

宋蘇頌字子容神宗朝知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
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今
刑爲徒隸恐汙辱衣冠耳仲宣由是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
命官刑無杖黥者

古今文集

雜著

與鳳翔刑尚書書

韓愈

今閣下爲王瓜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
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
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泂泂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
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
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
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
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
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
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
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

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

謝刑部尚書表

歐陽脩

職清書殿寔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奉刑官之重內循謝薄仰玷光華臣某 中謝 伏念臣質稟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榮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灾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群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盍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悃私上干聰睿遂

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余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會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波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怜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尤自期於塵露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吳永叔

臣欽聞出綍愧若踐冰伏念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為青袍朝士已閱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三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濟少奏對凡十八疏而獻納踈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於毫髮蓋嘗以疾病之遭連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謂天蓋高

曾是莫聽乃徑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遷重於再命
載念士官之所掌寔於國脉而相關舜不賴臯陶之明何以布
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惟良臣始稱
公選若冒司於臬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
成渙量能授職亟改畀於時髦敕法清刑庶共登於漢道小臣
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知人之明

第二辭免

吳永叔

臣聞才為造物之所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吳中之秀入
洛官纒盛而毀來兩蘇以西州之彥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
令之兄弟亡前脩之典刑而臣摘詞玉堂簪筆荷橐職親地禁
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群才半入銓衡之下雉不能於
鏹采龜不解於韜靈致彼胥讒納之危竄每荷陛下保全之刀
寔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迺復叨於異擢亟騰免牘
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雖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終非
克審之才敢遜忠賢庶安愚分

第三辭免

吳永叔

切謂文昌高於法從憲部重於諸曹訟牒滋繁非庸敏之才不
足以剖析情偽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如某
謾學綴文未開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
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躋伏望朝廷
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僞為敷陳於九陛庶畢達於
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

刑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漢以來尚書侍郎後周

依周官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刑少常伯

光宅中為秋官侍郎天寶中為憲部侍郎掌律令刑法覆按

大理及諸司應奏之事宋元豐正名除大理卿崔台符為之

元仍唐宋舊置刑部侍郎

羣書要語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周禮周

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六典擢亞秋官韓文貳于刑讞劉瑒

制秋官亞卿曲阜制秋卿之貳佐平邦憲類要秩貳秋官叅

執邦典南豐擬制俾踐白雲之司裴敦復制當宣室受讞之際

思潘堂飲酒之言杜牧行李從誨制予曰罪爾勿罪予曰寬爾

勿寬同上小司寇之職以五聽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

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以八辟麗邦法附刑

罰一曰議政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

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勤之辟七曰議貴之辟八曰議賓之

辟同上刑部侍郎一員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

其屬有四總其職務行其制命凡中外咸質正焉唐職官制唐

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唐

職林

古今事實

東之相才

狄仁傑薦張柬之宰相才召為洛州司馬仁傑曰臣薦宰相而

事類彙編卷之十五
為司馬非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

張東之傳

棲楚宣授

寶曆初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棲楚為刑侍丞郎宣授自此始

唐書曰

劉瑑統類

劉瑑轉刑侍精於法律選制勅可用者議其輕重成一家書號
大中統類奏行之

王播格條

王播轉刑侍精於法律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格條置之
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屬歎服

道裕言當

唐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其人奏皆不可太宗曰
朕得其人矣往昔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
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

韓愈表諫

韓愈為刑侍憲宗遣使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

請輕亡珠罪

宋呂公孺字稚卿元祐初為刑侍原廟亡珠繫治甚久公孺言
殿中主者不一前後代者未嘗以服御相授且諱日宮嬪往還
不一有所亡豈可指意更卒獄雖具顧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為
然國史本傳

奏斥伶人戲

元祐中駕幸凝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澠水燕談

論執殺人獄

初刑部有劫殺人獄侍郎彭汝勵引例乞加貸配執政不以為是降特旨皆殺之汝勵執不可長編

平反遷官

范百祿字功父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東都事畧

平反被賜

陳魯公康伯謚文正兼刑部侍郎前此有司專用權臣風肯為獄重輕公平反之故家多被其賜言行錄

平反辭賞

張文忠公九成兼刑侍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公閱首未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為賞公辭曰職在詳刑而賣眾以邀賞可乎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崔暉刑部侍郎致仕誥

王安石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邇臣恩紀所

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其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士者非苟自秩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刑部郎中

歷代沿革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漢

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獄

訟之事晉宋齊並以三公郎曹掌刑獄置郎中一人隋初省

三公曹置刑部曹掌刑法置侍郎一人唐因之武德改刑部

郎中龍朔改司刑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復改宋元豐

正名初除胡瑗杜紘建炎詔刑郎以二員為額紹興詔見任

郎官依元豐舊法分左右廳治事從右司注應辰之請也元

仍唐宋舊置刑部郎中

羣書要語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六

典宜正秋臺之聯進丞郎資之務胡文恭廖詢制刑者所以助

治聖人尤謹中臺參綜郎選甚高南豐除韓晉卿制丹筆議刑

國網作重白雲司職人命是懸歲表類

古今事實

充定律令

魏有定科郎晉賈充定律令以裴楷為之職類

韓決奏讞

宋韓晉卿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以為煩將劾不應

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不至矣議者欲天下獄悉從表
決晉卿曰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皆從之長編

刑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周**禮大司寇屬官有上士 **後周**依之蓋員外之任也

隋開皇六年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憲 **唐**承務郎 **唐**因之武

德三年改刑部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 **宋**因之

元仍唐宋舊置刑部員外郎二人

羣書要語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為尚書

侍郎之貳 唐書 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碍恕縱則生奸惟是

四者持刑之權 元稹馮宿刑部員外制



小三司使

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謂
之小三司使 職林

第一課最

韋夏卿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刑部員外郎 分紀

守法不撓

唐杜景佺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撓 本傳

遺直何加

令狐峒六曆中為刑部員外郎上疏諫山嵒 谷曰古之遺

直何以加焉 本傳

又請小秩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秩又不遂

尚書故實

可當是選

侍御史王鑑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鞠庶獄多協平允加以温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宜敬乃職

易任鑑刑部員外制

秩進知州

至道初張昱為刑部員外郎西川安撫奏望授昱諸司使知雅州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故進秩加賜令服而遣

例藏刑部

元祐元年三省言中書置刑房檢例官從之獨刑部員外郎劉賡上疏言元豐官制以例藏刑部可比則取鈔不可則取旨今

并故事詔如所請而例復藏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矣

刑部分掌

關洋讖察 城門啓閉

○舊司門

歷代沿革 **周**禮大司徒屬官有司門上士司門下大夫 **後周**依

周官有小司門 **隋**開皇置司門侍郎煬帝去侍字又置員外郎又改承務郎 **唐**因之加中字龍朔改司門大夫咸淳復 **宋**

因之 **元**刑部令史分掌名頭無專曹官

羣書要語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周禮

古今事實

掌出入闌遺

郎中自外郎掌門門出入之籍及闌遺之物唐書又掌門籍闕棧及道路所闌遺之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司馬廳壁記

任希夷

門關之設尚矣在周為司門在漢其名不一曰戶部曰門侯皆任也宋初監省門用內三品元豐中裕陵聖訓內侍者以內外處臣僚無交際得以盡情譏察爰自中興駐蹕臨安三省密院俱列皇城之內外侍不時至則參之小使臣人微官薄足以誰何嘉定六年秋始用諫議大夫增置監門官一員以宰邑有治理效者為之初奉命議郎前知嚴州淳安縣楊

而內侍由為譏察遵舊制也于時政事之府更葺一新堂宇成體勢隆峻嚴嚴翼翼輪馬與馬至於門廡術徑而莫不斥而大之氣象豐美過者祇肅于是更置專官以重其任蓋將謹而令所出之原尊朝廷無競之勢肅于外者若是則嚴乎中者可知施于下者若是則發乎上者又可知矣居是職者不可思之以稱上旨歟或以語楊君曰昕庭退朝飛蓋來下袞繡焜煌甲騎雜襲呵道告門先聲震疊又凡出入于斯多達官顯人從以蒼頭廬兒謹譁旁午不特御者洋洋而已司門之官逡巡踞躄兩扉之側其於伺察也不亦難乎又將不有以動其中乎則告之曰昔蕭望之射策甲科尚為小苑東門侯仲翁以抱關機之以各從其志其後卒為漢名傳蓋一命以上皆有常職所當

盡吾事而已奚有於他慕哉楊君勉之併以告諸來者

司門員外郎壁記

權德輿

周官司門為司徒之屬今為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為上士後
數更其名至隋為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為今制秩從六品上士
凡口漢魏以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
雜而多端而郎位曠然未常有鹵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
事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
通道旁午而斯任由劇彭城仲子陵脩詞以策仕說經有師道
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輟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
習自牧闇然君子之道也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
矣於講貫遵齋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籍設險閑

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端如貫珠故可畧於此
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欲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
歲夏六月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五

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五 志壽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六

南江

富大田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工部尚書

歷代沿革

周

之冬官卿也

漢

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吏人上

書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

魏

置左民尚書

宋有起部尚書

後周

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

隋

有工部尚書因之龍朔改爲司平咸亨復武后改爲冬官

神龍復摠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宋工部判部事一人以

兩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隸三司修造案本曹無所

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工部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
錢寶之事百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是時尚書猶未除人
紹興三年併少府監歸工部以文思院屬焉按文思院舊屬
少府監至是以少府監併於工部故文思院監官乃令工部

辟差元工部掌修造管建注式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

禁江河隄岸道路橋梁之屯書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周禮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至小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書舜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同上宏父定辟

宏父司空酒誥司空掌邦十居四民時地利周官六職百工

與居一焉周禮審曲回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同上

鳩鳩氏司空也左傳五雉為工正同上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一焉禮考工記程品之重有並百工號令之先尤難六職唐大

詔令冬卿常伯楊億代謝表中丁臺起曹訓匠建事南豐擬制尚

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口目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修

位於冬官而已白集韋貫之賦平百官之上書飭五材以辨器

非國之髦碩詳於典制則不可以綜事訓工建明理本也常集

五材是宜百工惟敘城郭都鄙定其規士農工商得其所記室
新書

古今事實

職在司空

唐張鷟位當玄武之官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

周成之朝毛公處其地

代為八座

唐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長孫稱職

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

隋書

大義剛烈

李大義為工書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

甚著勞績

鄭善果為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唐新誥

不治產業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不治產業樂賢下善推轂士甚眾

並唐書

創軍國器

陳從易為起部尚書巧思過人軍國器械多所

立陳書

構太極殿

初侯景二年殿被焚承聖中議營之獨欠一柱至陳高祖時忽

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監軍鄒子度以聞

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

請斥佞人

宋元符三年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

稷工部尚書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

方剝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

定矣編年備考

召訪政事

張忠簡公闡擢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遞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公入對尤數知
無不言屢引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賴尚書工部一書
相從久忍言去邪

古今文集

雜著

送工部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
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
聞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

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
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
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
以變其南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
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
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
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
雉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
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

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灾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
 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
 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
 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隸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
 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
 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
 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
 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
 政而來歸疾也

工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之冬官小司空中大夫也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
 工部尚書統侍郎二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平少常伯咸亨
 復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宋元豐正名初除熊本元仍宋
 制置之

羣書要語百工惟時命汝典制常泰制起曹書殿兼而委之白

集工侍兼集賢殿制共工之貳南豐擬制飭五材程匠事冬官

寵列俾介厥司同上冬官之貳方此得人疇若予工汝為已試

曲阜郭知章制疇若予工汝往為允紀綱繕修之政杜塞淫巧

之作曲阜制

古今事實

有宰相望

唐李棲筠字貞一為工部侍郎魁然有宰相望

本傳

得中書資

帝問蘇頲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

命何資之計

唐書

重惜名器

宋太祖重惜名器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

工部

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以任丞郎

改鄂州團練使

筆談

求拜退章

宋端拱元年工部侍郎同知朝京官考課雷得驤求致政先是

趙普不協普再入相制下之日德驤方立朝不覺笏墮遂拜

章求退普之讎也

指陳實事

宋張忠簡權工部侍郎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公上十事時

應詔數十人惟公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

所回隱明日上召兩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者再回授御書

一軸

首言典學

楊龜山先生時為工部侍郎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

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讀

長編

工部郎中

歷代沿革

禮大司空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雷宋齊皆

有起部郎中宋起部郎不常置梁陳改置起部侍郎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改起部唐武德改工部郎中龍朔改司平大夫咸亨復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正名初條范子奇高遵惠元因之置工部郎中

羣書要語冬卿之屬公湜行李徽之制中臺起曹郎選尤重曲

阜制 官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范子

奇制 郎吏今之高選工官號為劇曹張元方制

詩句 身覺省郎在家須豐事歸杜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同上夔府書懷 郎官幸備員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 雖

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齋香粉署研並杜詩注公時乃工部

員郎不能請省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

掌程式

掌程式

唐工部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興造之眾務凡城池之脩濬土木

之繕葺工匠程式咸經度之六典又掌興造工匠諸公廨舍宗

五行紙筆之事職貢令

知制誥

宋范杲以工部郎中知制誥會要

律詩

律詩

贈工部郎中

王建

金爐烟裏要班頭欲待歸山可自由每度報朝愁入閣在先

示小千牛

工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後周依周禮制置小司空蓋員外之職也隋開皇六

年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唐改為工部員外郎

龍朔三年改司平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隨改復宋仍唐舊

元置二人

羣書要語隋朝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帳藉

昔陶弘景代之高義始願四十為尚書郎而不遂國朝選著尤

因其良元積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

詩命馨香粉署妍

杜詩注公時為工部員外郎不能詣省徒相

其官署之美耳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杜詩不才名位晚故

省官遲

杜夔府書懷

郎官幸備自同上雖為尚書郎不及村

野人同上

只今事實

杜甫獻詩

杜甫有詩名元宗時獻朝響太清宮賦拜官祿山陷京師元宗

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甫間關奔詣行在拜左拾遺因房琯罷

相甫諫不納請告省家後嚴武辟為幕府拜工部員外郎劔南

西川節度府參謀官本記

蔣係泣諫

蔣係遷工部員外郎又遷郎中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

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方減歿時論稱

之唐書

工部分掌

山林川澤之禁

○舊虞部

歷代沿革

周禮有山虞澤虞蓋虞部之職也魏始有虞部郎中

曹因之宋齊省梁陳為侍郎隋為承務郎唐龍朔為司虞大

夫咸亨隨曹改復宋虞部無掌以屯田郎兼之元工部以令

史分掌

羣書要語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周禮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書舜

職掌山澤

職掌山澤

唐郎中負外郎掌京都園苑圍山澤草木及百蠻蕃客時蔬

薪炭供頓畋獵之事

虞衡之守

蒐田以時澤梁有禁虞衡之守所以遂嘉生彘化育

工部分堂

都水監都水

○舊水部

歷代沿革

後周冬官有司水中大夫有司水上士隋文帝有水

部侍郎煬帝改承務郎唐復故龍朔改司水大夫咸亨隨曹

改復宋水部無所掌元設都水監都水一員並隸工部

羣書要語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

詩省中官最美無似水曹郎

掌津濟運漕

唐郎中員外郎掌津濟船艦渠梁隄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七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樞密院部

樞密院

行樞密院同

歷代沿革 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初不置

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

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永泰中

宦官董廷秀參掌樞密事長慶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

軍容多人為樞密亦無視事之廳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季

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 後梁

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院為崇政院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以劉處謙兼樞密奏議多不稱旨又處謙

丁內憂遂廢其院開運元年復置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

參知樞密院事宋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

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

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

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

此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元豐

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

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

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專以兵機軍政為職置

樞密院掌凡武備機密之事有樞密使同知又有副使簽書

院同簽書其屬有判官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等職在外又置

行樞密院自副使始以下諸職皆同

羣書要語樞密院掌天子之機務及天下邊境軍馬之政今會

要宥密之府總樞密於萬微王禹稱制樞謨靖密王曾制聽解

神機之劇小畜集典温省之務胡文恭行王疇妻制仍冠中樞

温公撰潞公碑宜冠臨於樞省王岐公集天極環樞神兵會府

文彥博制北樞之躔究典神務賜張耆詔擢贊上樞回恭樞密

旋冠謨於宥省贈魯公亮批劄樞要之司六一集密勿之司楊

文公未樞使知院典機務掌兵政出納密命以佐邦治續會要

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

同上

宜總鴻樞

温公集

丹地迴翔便總

萬機之任

歲表類

詩句 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賞予予其敢忽日衍汝來汝予

黃髮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

如勃

石徂徠聖德詩

古今事實

天樞

後漢皇帝紀注春秋運斗樞北斗第一天樞第二天樞第三璇第三璣也

西樞

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專掌兵籍

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藉虎符三

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

法也 傳信錄

專統兵機

李綱以右丞被命樞筦奏云伏蒙聖恩除知樞密院事以被命

鴻樞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

同上

三省聚議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

呂源明堂熟記

三省同議

神宗改官制大事三省共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獨取旨行訖關

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待於殿廡三省始留進
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同前

呈本院事

施大資點與樞密周公呈本院事上曰適來一二事卿等各陳
所見甚關朝廷大體公復奏曰臣蒙陛下擢用日愧素餐疊蒙
聖訓敢不竭股肱之力言行錄

爭西府事

韓魏公曰慶曆中王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
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常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魏公別錄

發宣頭帖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
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
及頭子家塾廣記

陳朝廷體

見呈本院事

周知世務

李諮字仲詢謚憲成嘗知樞密院事諮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
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東都事畧

召問治要

張忠定公熹字子公孝宗受禪召除同知樞密院事問為治之
要公言內治乃可以外攘願詔百執事赴都省給札條具上大
喜於是事大欲言不能自達者織悉聞矣言行錄

托以腹心

呂公著復同知樞密院事神宗手詔曰顧在廷之人有可以托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

收之桑榆

呂公著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曰臣老於闕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

權衡人才

呂公著好士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覈以待上求上嘗謂輔臣曰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也

通畧

筆識諸將

劉忠肅公琪字共父乾道三年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祈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領官下至裨將佐日召三四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古今文集

雜著

上韓樞密書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盖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之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是恠者昔有劉項奮臂於草

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藉外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土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歿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環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

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
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用柝聲未絕城輒隨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古戰勝凱旋
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聞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
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犁畚
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
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如何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
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植思而取名與天下爲喜樂
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入臣執法而不救情盡心而不求名

出死力御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
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謗好
名則多植私恩誤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
莫之或制也誤謗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
懽心而大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之術而不知治內之
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
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大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
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
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危之悍而代汾
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之之懷而立乎嚴師

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亦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畫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惟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五誰望耶

上黃樞密書

朱晦庵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宗廟社稷之靈肅清中原以全世界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喜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時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奸條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

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
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
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効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
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
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
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
取非以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切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
其糧以食使東西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
兵來蘇之望以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
各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瘡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

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然今日朝廷之
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
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
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士馬
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
悉其衆挾其喪君之耻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
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
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
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徐徐以待天幸之來則
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
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

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
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古詩

王樞密 朴

王禹偁

西樞經緯才慷慨遇真主文學中甲科風雲參霸府直躬在密
勿未始畏強禦凭案讀古書箕踞視太祖澤欲浸生民休將還
邃古拆寺過武宗排佛如韓愈畫髮羣苾芻使之藝禾黍兵威
遂強盛人力不耗蠹世宗征淮甸委任當留務馬前拜侯伯階
下列櫟斧叱咤氣生風將校汗如雨手築太平基胼胝不輟杵
具瞻人有望衰運時不與 云云 世豈乏賢良材難具文武曆象
過曦和文章敵燕許可能隨衆人冥冥歸塵土

樞密使

歷代沿革 唐初延英宰相奏事樞密使立侍得預聞 五代後唐

初以宦者為之後 梁始兼用士人 晉天福四年廢樞密院開

運元年復置 周亦有之 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建隆

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

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南院使兼樞

密副使 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

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

官開寶九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帶節

度自此始也 至道三年以鎮海軍節度曹彬兼侍中充樞密

使彬自節鎮入秉旄鉞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

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太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郡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院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並班恩數並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

又 詳見樞密院門

羣書要語 自贊襄於衮職宜總領於星樞 王隨制 置使與樞本

兵總務 胡文恭制 法樞置弼陪幄議兵 同上 召置法樞付異

柄 批卷宋庠表 位登樞宥之冠 蘇魏公集 顯膺制命首贊樞庭

六一集 尚虛黃閣之居始建紫樞之位 光膺制命登贊國機

並同上 頃陪讓於宰塗旋冠謨於宥省 牋表類 導上帝之命象

在北樞本天下之兵侔于台府 參裨四輔冠領萬樞 並同上

位冠中書 除文彥博制

古今事實

降麻閣門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李順融為樞密使降白麻於閣門出案與

將相同 通鑑

宣麻公廟

舊例樞密使未帶使相省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試是任乃
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續翰林志

東院行印

後唐樞密使凡東西院一員宋朝亦東西院但行東院印會要

殿西候旨

唐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
畢案前受事

號稱二府

樞密使宋朝首命趙韓王普時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
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
相之權會要

典掌萬機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元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
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
篇賜之曰讀此則可以免面墻矣同前

位極人臣

莊宗朝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兼內外謀猷獻
納必盡忠規士族朝論頗以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五代史

權侔宰相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至梁始用士人其
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
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七 安重誨傳

百度寢理

晉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為使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寢理 五代史

諸軍稟畏

周太祖之將鎮鄴也蘇逢吉請落樞密使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洪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稟畏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之

周知四方

曾魯國宣靖公公亮字明仲拜樞密使公在政府修紀綱除弊事裁損冗兵又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

地理遠近

不錯一事

王文定公召拜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止亦稱其毫釐不差樞密錢良臣語公曰近郭隸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一事

汰兵為民

龐穎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多而國用困竭於是人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邊儲由是稍蘇焉

戒軍掠錢

郭崇韜爲樞密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估一錢必論之以法市不改肆

宣撫樞卿

周文忠公必大除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備殫忠勞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

兵權付卿

韓世忠除樞密使上謂世忠曰朕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宜合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功全而莫之能禦顧加元木者又何足掃除乎

改詔救濫

張居翰同光中爲樞密使僞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中官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竝宜殺戮其詔已經印書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指去行字改爲家字及衍就戮止族其家近屬而已其僞宦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功也

獻財助賞

郭崇韜爲監脩國史兼樞密使初崇韜收汴洛稍通路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僞梁之日遺賂成風今西方候藩多梁之舊將皆吾射鈎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惧乎及裡郊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朝服侍上

唐昭宗初卽位有事于園丘宿示于武德殿時兩中尉兩樞密

皆朝服侍上

公服危坐

曹武惠王彬帝前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能言太祖益所器重在宥客嘗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一鼓方罷已待漏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凡八年

爭事上前

慶曆三年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出衍門下時為叅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

親賜隸字

夏竦為平章事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隸恭儉二字賜

之文賜文行忠信四字

使謂得人

王德用武臣也

德用嘗使使者曰

天下無為相

田况拜樞密使天

不按匿名

長興三年邢州汝州戍兵還凡記於殿庭遺下匿名書論本始揮元霸率欽人錢物帝令張從賓按問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匿名文字准格不治禁訟端也不宜按問乃止

請定常例

大中祥符中詔樞密使帶檢校平章事者不告引止於公庭
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例先是曹彬以樞密使
不告引故止用彬例

厨中賜食

宋朝之制大宴樞密副使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厨中賜食
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殿下親王一人伴食
謝則與諸司使副班于庭中故謂之班中
謝木

道中奪印

道中奪印
...

帳中召問

莊宗即位郭崇韜為樞密院使時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
以河為界莊宗不悅獨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
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兵望風自潰既若偽王授首
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
莊宗入汴皆崇韜之謀也

笏擊罷出

張耆初以恩幸為樞密使時晏殊為樞密副使上言耆初無
才能徒以恩幸遂極寵榮天下有私狗非才之議忤太后旨
以笏擊僕出守南京上雖知其不當罷然不得已乃曰他日

當大用之終以為相

會議俛齟

房昂與趙延壽同為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助居中用事其時
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朝廷議事昂與
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眾中俛首而睡其避事如此

讀奏不曉

五代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令樞密使女重誨讀之
誨多不曉文義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鎮

兵布于天下而至眾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無窮故資
之於明哲是以基於靜密式暢遠猷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
付畀茲謂剴艱前推恩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富弼文武相資柔剛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嘗
為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關方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遂去况
夫西漢而下巨唐以還訖于本朝凡厥公相率就起復以為權
宜而卿因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
文兼崇樞極之任重倍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
重始初纘紹正賴經綸萃元老之聿及偕眾賢之同濟庶幾涼
德罔累慶圖

德罔累慶圖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功臣制

王 珪

天極環樞止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講
 丕平進德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
 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咨以輔予具官某器閎而深材敏以
 濟早貫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形家國之盛節
 以文武之畧輯將相之大猷肆纂命於皇圖乃離憂於喪紀迫
 終哀戚甫見儀形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旄之載舉折衝境外方
 將出擔於王靈收畫幄中曷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廷之務重
 符巖石之瞻於戲過旣北戎未厭貪驕之志再盟西夏猶苞狂
 忽之圖終佇竒動用恢遠馭

代汪柅密辭死表

汪 藻

入參廟算方俟黜幽進長樞庭更叨圖舊仰荷褒揚之過實深
 盈滿之憂敢布腹心仰十旒扆中謝臣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
 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主也先度其力之所堪故為之上者
 靡蕩知人之明為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厥宜
 如臣者初乏經綸特緣遭遇二紀服周行之未一朝居多士之
 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躡次
 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揣伏望皇帝陛下以隆寬復物以獨
 斷馭臣知愚誠蓋出於由衷於成命何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
 圖宏濟之功無使孤蹤益重疾顛之禍

謝表

汪 藻

本柄于中久汗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蒙眷獎之

非常私項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懼交深中謝伏念臣生江湖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於牧圉蒙記錄於冕旒當中興無文武之材有慙吉甫乃一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荐膺推擇之榮遂處弼諧之任謀參帷幄職總鞞鈴求言國步之屯方賴廟謨之勝外有交侵之強虜內多竊發之姦民兩河未須於輿圖二聖尚紛於岳狩非兵莫濟得士斯昌豈伊章句之腐儒堪此朝廷之大任茲益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之仁雖欲躋民於富壽據高文之憤不忘克已於憂勤詳延左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羣策務究遠猷念國家嘗瞻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或後古人

代汪副樞辭免表

汪藻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傑薄何功後本朝廷之兵柄顧超踰之已甚雖庸滯以知辭中謝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唯時初載順信獲助於天人宜帝遠圖安危注意於將相倘以小人而大受孰宣元老之壯猷如某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其心簿領之勞浸齒周行敢冒功名之會昨屬奇夷之謀莫復承明詔以臨州內撫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縶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并不願榮懼終速誘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毒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

有可矜在明主固容於理奪

樞密副使

歷代沿革

五代

崇政院置副使一人周末闕宋建隆中始以

樞密直學士趙晉及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等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皆兼用文武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秋用竝為檢校太保充樞密院副使不帶正官○樞密院有樞密使及副使行樞密院則只自副使始

古今事實

有宰輔才

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器不宜苟在兵庭上從其請以仲淹叅知政事

有公輔器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

士民相慶

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視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呼咨嗟

士夫相賀

慶曆初元吳納欵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仲淹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

幸

持法守正

王文忠公堯臣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濫恩倖請各隨其事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皆著為定令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

止倖去弊

富弼除樞副仁宗責成於公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遣中使二人更督之公主比事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守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議差役弊

熙寧中韓絳遷樞密副使神宗問天下遺利公對求遺利莫若盡地力退具疏以謂害農之弊莫甚于差役請委臺諫侍從

補邊防闕

歐陽公脩為樞密副使公在兵府與曾公取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

補長編

却偽蜀獻

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珍寶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總圖書數卷上聞其清廉擢為樞密副使

張編

辯轉運誅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軍糧太宗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其人首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爾乃不材如是即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官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翰驗事以明白加誅何啻馬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青狀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

言行錄

奏事盡言

韓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阿意希旨

王沔臨事明察有通時之用頗苛碎深刻不以至誠待人能阿意希旨以自固祿位與張齊賢同任樞密副使頗不協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歐陽脩樞密副使制

王疇

夫詩美吉甫以有文武故賢特之士無施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于廊廟之臣責其講畫之用則待遇之意付與之際敢不慎乎苟非材英豈易圖任其官其學通古今之宜性符

履道之直議論明正懷負高爽久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
選所踐試悉著聲實今樞筦之地籌勝是經擢貳大猷適野休
績惟公忠可以成務惟寅亮可以就功往其慎哉無廢朕命

辭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惧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
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
二府顧任人之得失當繫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
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
濶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
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
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

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
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豈謂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竝選矜舊
物以不遺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
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
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雋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旣牢
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
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
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竝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

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分毫顧質早衰况漸凋於齒髮但思藏
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
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失措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
莫謂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
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駑之可免俾承闕之以效
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遇之會職思以位庶免於
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律詩

賀蔡副樞平羌慶捷詩

王介甫

城郭明王據兩陲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
今不解累幕府上公臨舊代朝廷稱慶具新儀國家道泰西戎
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簽書

歷代沿革

宋

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

元懿公

以樞密直學士簽

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竝以右諫議
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檢校太傅馬知節為
檢校太保竝簽書樞密院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
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
此始也元豐官制行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
院事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

王彥霖劉仲

馮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

遂為故事

元

詳見前樞密院

無正員

簽書無正員為使之貳續會要

不次用

王巖叟元祐六年拜簽書樞密院入謝延和太皇太后論曰知君才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退曰願陛下用人之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二聖深然之言行錄

訪備邊事

馮拯簽書樞密院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為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果糧

其勢足以決勝事畧

建中興議

權邦彥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又建中興之議言行錄

學士簽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春明退朝錄

檢校簽書

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校太保竝簽書樞密院事又王德用字元輔累任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會

諫議簽書

興國八年張齊賢王沔竝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同上

宣徽簽書

端拱元年以內客省使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密院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樓

論

惕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汙朝蹟仕其平進惟
義命之是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為奉親置
散校閑久作山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剝
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茲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於六官且
悉歸於眾職宜為過分何敢僥求况已越於縱心比再叨於納
祿不圖睿眷擢遙樞臣典選固難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

居寵加秘殿之名兼預儲察之列誤恩下逮群聽皆驚非衰
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所以吳英
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倘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
人之明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樓

論

誤恩下逮俾綴邇聯遜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蓋高之聽不嫌

再瀆之煩中謝洪惟累朝特重右府豈獨為三軍五兵之本抑

使聞一日萬幾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備顧愚臣之無取荷上

意之深知起之掛冠閒廢之餘處以持橐清華之舊強顏寢久

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思何以禪夙夜之宥密進尚兩承明

之直更列元良之賓揣已奚堪逾涯莫甚欲望皇帝陛下俯垂

淵鑒洞察忱衷念已迫於桑榆蓋居閑地倘未遺於簪笏姑寘
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翊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樓 鑰

銓部爲真猶未經於滿歲機廷造貳乃遽辱於頒恩遜避靡遑
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於執政職無重於本兵必求文武
之全材以任國家之重事邊隅甫定尚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
允藉弼諧之助豈應疲瘁可與幾微如臣者資實腐儒仕叨法
從由久司於封駁故多積於怨仇十載歸閑仰戴乾坤之施一
朝收召復觀日月之明不堪聽履之華復上垂車之請敢期誤
渥俾贊洪樞血氣旣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學曷知基命之
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局之下客被繡轡於上駟束銀帶以龍

衣采食有加寵榮已甚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奮政務
新謂代言於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迨趣還於更化之始深閱
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眷私之過厚遂容僥倖倍切凌兢臣
敢不深感隆恩愈堅晚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耄矣無
能終恐負知人之鑒

同簽書

古今事蹟

始於治平

樞密院舊制無同簽書樞密院事者治平始以郭達爲之神宗

正史職官志 治平二年令郭達以宣徽使爲同簽書密院事

長編

諫議同簽

太平興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竝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春明退朝錄

處資淺才

簽書大抵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副

若武臣擢預國政只除同簽書職源

舊都承旨

都事

歷代沿革都事舊無其官宋樞密院有都承旨似其職也蓋自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是時都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遂用吏人歐陽脩建言請復舊

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閣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寧熙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司脩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脩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以都承復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至崇寧以後則專用武臣矣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書充徽猷閣待制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大臣自子書始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道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道宗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竝差兩制為之元樞密院可無都承旨而有都事之官名異而職則也

羣書要語 宣納密命

曲阜除范純禮制

贊右府訐謨之微 同上

樞機之地親承密旨雖在副介亦須得人

曲阜除曹誘制陪輔

帷幄以承密旨

除劉奉臣制

右府管天下之機務而承旨佐佑

參總焉

淇水除張誠一制

古今事實

掌宣密命

都承旨副承旨掌承宣密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 四朝志

檢察功過

都承旨從五品副承旨正六品通領院務及承百司之事檢察主事以下功過而陞黜之凡御崇政延和殿則陞階侍立若禁

衛兵校試技藝及蕃國人見則隨事敷奏所得旨以授有司

宗正史職官志

請委疆事

王巖叟字彥林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八專請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草檄文諭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綏寧 言行錄

為言邊防

洪文安遵蕙權樞密院都承旨公既以近臣蕙承密旨邊防民隱每為上言二衙春夏牧馬夏菰城仰給蘇湖秀三州適積水滄田有司預請倍輸夏麥以補芻粟北虜索劉孝恭等二百家公皆執不可軍器剋敝命公料簡公區別良窳眾謂非熟於軍

旅者不能也上以是有大用意

周益公集

正人宜留

劉安世作都承旨待制范相

純仁

之出由安世章疏已而復拜

呂相

大防

遂擬安世真定宣仁難之呂云劉安世曾言范純仁

今既復用宜少避之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

樞密院奏事宜仁由前語韓師朴

忠彥

如呂之對宣仁曰如此

正人宜且留朝廷遂輟

言行錄

文館兼領

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充史館脩撰兼都承旨

文館兼領自此始

古今文集

雜著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楊廷秀

此記為都承旨作其間以事其事不事其事反覆為言則今日建都事之職亦此意也中書樞密院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承旨曰檢詳曰編脩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脩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脩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其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委之曰無

事乎事其事以樞屬之職是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
院曰同知曰僉書曰同僉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爲長貳均也
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表遺下之禪也下無以禪
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蝼蠹以士師
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爲樞
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禪其上
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
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
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某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七

終

